

祛除异化消费 实现人道消费

——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评析*

闫方洁 宋德孝

[摘要] 弗洛姆认为, 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消费异化的社会。人们与所消费的物品间失去了真实、本质的联系, 关系走向抽象化、空洞化; 消费由手段变为目的本身, 成为被迫的、非理性的目标; 人们在异化消费中失去主动性、创造性和快乐。这种病态的消费心态建立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基础上, 他倡导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具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意义; 然而其对异化、人性等概念理解并非完全科学的, 对消费异化的批判也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主观主义色彩。

[关键词] 弗洛姆; 消费; 异化

[中图分类号] F01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 (2008) 01-056-04

弗洛姆 (Erich Fromm, 1900—1980),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致力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站在西方传统人道主义立场上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 阐释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中, 他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异化的批判与揭露以及倡导建立健康、人道消费行为的理论观点颇具特色。

一、资本主义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异化消费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

他所谓的异化, 是这样一种认识模式, 在这种模式中, 人的行为及结果成为人的主人, 人不再感到自己是自身世界的中心, 失去了与自己 and 外部世界的真实联系。对异化的人来说, 其行为成为异己的力量与自身相对, 人把自身的热情投注到外部的目标上, 其行为不是主动的, 而是受异己力量驱使的。事实上, “人不能把自己看成是自身和丰富性

的载体, 而看成是一个贫乏的‘事物’, 依赖于某种自身以外的力量, 把他生存的意义投射到这种力量身上”^[1], 也就是说, “他成为自身的陌生人”^[2]。弗洛姆认为, 在现代社会中, 异化几乎无处不在, 消费异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和生产过程一样, 消费过程也被严重异化了。

首先, 人与消费品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弗洛姆看来, 用钱购买来获取物品是一种最为奇怪的方式, 由此导致人与消费品关系的异化。因为金钱是纯粹抽象的概念, 代表了抽象形式的劳动和努力, 可以用来换取其他任何东西, 这样一来, 一个人只要有钱, 不需要任何劳动就可以获取物品, 不管他获取物品的目的是什么。弗洛姆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场景: “如果我有钱, 我能够得到好的留声机, 即使我毫无音乐感; 我能买一座图书馆, 即使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炫耀自己; 我能买到教育, 即使这对我来说没什么, 除了赔一点钱之外, 我别无损失, 仅仅是由钱给了我一种获取并随我任意处置购买品的权利”。^[3]

* [收稿日期] 2007-01-07

[作者简介] 闫方洁,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宋德孝,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北京 100872

弗洛姆认为,人们获取物品的方式应该与物品本身的性质相一致,正如面包和布料的获得是为了生存一样,人们应该与所消费的物品处于一种真实、本质、直接的联系中。而现代社会中由于钱的高度抽象化,人们获取物品的方式与使用它们的方式相脱节了,从而,人与物品的关系也走向抽象化、空洞化。

不仅如此,人们对其所获得的商品的性质、来源一无所知,人们知道如何去使用、操纵一件物品,而不了解它的构造、原理。物品对人来说是如此神秘,以至于“我们就像从一个原始文化中来的”^[4]。人们的消费与其手中的物品没有任何其它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人们只需知道如何使用和享受它们。

其次,人们对消费品的使用、消费行为本身是异化的。

在弗洛姆看来,人们应该从对物品的消费中获得快乐,然而,今天人们获取的很多物品根本没有使用的必要,仅仅是为了占有,通过占有来获得满足。人们通过占有某些物品,在其中获得一种显赫感,获得财富与身份的幻想和对自己地位的认证。也就是说,在对物品的获取中,人的真实感觉被排除在消费行为之外,与其说是在消费物品,不如说是在消费一种广告词、假象、幻觉。这样一来,当人们不是在消费一件真实而具体的商品的时候,消费行为与其真实需求就失去了联系。

弗洛姆认为,消费本来应该是一种具体的人类行为,在其中包含着人的感觉、需求、审美,人在其中是一个“具体的、有感觉的、有情感的、有判断能力的人”^[5],消费的行为应该是充满意义的、人本的、创造性的体验。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却无法从消费中获得此种体验,而且与之相反,获得的是与真实的自己相分离的幻觉和虚假的体验。

人们本来应该通过消费更多更好的商品获得更为快乐和满足的生活,而在现代社会中,消费由手段变为了目的本身,人们为消费而消费,消费成为一种被迫的、非理性的目标,人们不再是从物品的使用中,而是从疯狂的购买中获得快乐。弗洛姆用讽刺性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画面:“现代人,如果他敢于描述一下天堂是什么样子的话,他准会说出这样一幅画面,天堂看上去像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商场,摆设着崭新的商品,他有足够的钱随意选购。他张着大嘴在天堂中信步,只要能够有更多更新的东西搬回家去,可能他的邻居并不具有他的这种特权”^[6]。

第三,异化消费对人的摧残。

弗洛姆指出,在异化的消费中,人是不会真正健康快乐的。在消费社会中,人们贪婪的吞食着一切可消费之物,精神的、物质的,追求着不受限制的消费及其带来的愉悦。事实上,这是一种扭曲的幸福观,这个堆积着各式各样商品的貌似繁荣的社会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快乐。因为正如斯宾诺莎对快乐幸福的定义,真正的快乐是一种强烈的内心体验,要在人与世界的创造性关系中才能产生出来,才能释放出持久的能量,“快乐包括能够触摸到现实的坚实基础,发现自我,以及与他人的一体感与差别性”^[7]。弗洛姆明确指出,我们不可能在充斥了异化的消费态度中找到快乐,人们可能会从无止境的消费中获得短暂的乐趣和愉悦,但从根本上他们是抑郁的。

可见,在现代社会中,商品成为外在于人们的异己力量,统治、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人们把自身的价值和热情投注到购买商品之上,全神贯注于更多、不断的消费。在消费行为中,人失去了理性、自主性、创造性,失去了与世界和自我主观世界的真实联系,弥漫在消费带来的幻觉和虚假之中。这种异化消费最终导致人精神的麻木,甚至人性的自我毁灭。

二、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异化这一危机,弗洛姆并没有停留在悲观的愤世嫉俗上,而是进一步从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分析了处于异化消费中人的心理基础、人格及生存方式,并积极地倡导要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

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弗洛姆指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的心态是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的。

弗洛姆认为,重占有与重生存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存方式,人生的目的应该是生存,而绝非占有。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中,人们把所有的人和物,包括自己,都变为自身的占有物,人与世界之间仅仅成为一种据为己有和占有的关系,人在不断的占有中获得安全感和自身的价值。生存则是与占有相对的,较之占有,它对世界以及自身采取不同的价值取向,“发展、活动性和运动都是生存要素”^[8]。生存意味着生动性和与世界的真实联系。

在弗洛姆看来,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人的特征,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完全以追求占有和利润为宗旨的社会,绝大多数人把以占有为目标的生存看成自然的、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社

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因此,在消费社会里,消费者想要“吞食”整个世界,这是一种典型的占有心态。消费者的行为与自身的需要无关,只是象征性地吞食一个东西,并且相信它已经象征性地存在自己心中,从而不断地购买、消费着。消费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占有形式。通过消费,人们减轻自己的恐惧心理,增加安全感,因为消费了的东西不会被别人拿走。然而,这又促使人们更多地消费。由此陷入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中。

不仅如此,今天消费者的占有心态也与以前完全不同。以前,人们购买一件物品的目的是为保留它,总是要把自己占有的物品很好的保存起来,越久越好。然而今天,人们的口号是“消费,别留着”,买来物品就是为了扔掉它。消费行为的特点是追求物品迅速的更新换代,“东西越新越好”。弗洛姆举例说明现代社会占有者频繁的更换自己的汽车,在此过程中获得享受。可见,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已经非人化了,具体的物品不再是人迷恋的对象,而成为自我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权力的扩展。消费者在不断地将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中,增强了自己支配某物的统治感和征服感。

弗洛姆认为,现代消费就意味着“我所占有的和所消费的东西即是我的生存”,^[9]这属于日常的强制消费形式,是一种病态现象。通过消费,人们确证着自身的价值,生存着。大多数消费形式都具有消极作用,人们通过加快消费速度来满足自己,而这正是内心不安和自我逃避的一种表现。

弗洛姆认为,这种异化的、重占有的消费行为必须加以改变,使人们不再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律不得不成长为消费者,使人们自由自在的生存,不再通过病态消费来维持工业生产,从而把生产建立在“健康的消费”基础之上。在弗洛姆看来,一方面,国家不应该强迫公民消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能通过官僚机构的控制来强行节制消费。需要通过树立一种更有吸引力的消费形式来引导人们改变其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形成合理的消费。

弗洛姆指出,要树立健康的消费形式,首先要求政府承担起责任。国家应该针对病态的消费规定一系列关于健康消费的规范,制定标准,进行大规模的健康消费启蒙运动,通过渐进的教育过程来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发生改变。其次,要有力的限制大企业股东和经营者的权利,“使他们不能仅仅从赢利多少和扩张的利益出发来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10]因为,在消费者所作的选择性消费行为中,

主导其愿望的是生产厂商,公司间相互支持,通过它们的广告业务刺激人们的购买欲。弗洛姆认为,要通过立法来改变这种情况,由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只有这样,健康合理的消费才是可能的。最后,要建立一些具有战斗精神的消费者组织,充分运用“罢买”这一武器显示消费者的力量。弗洛姆认为,要使消费者认识到他们对消费行为的态度需要上升到自觉的高度,要形成一种人道主义的消费者运动,把消费者运动较好地组织起来,充分发挥其潜在力量。

三、对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的评析

对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我们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其价值所在,又要看到其不足和缺陷。

首先,应该看到,弗洛姆的消费异化理论有其真实的社会背景,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20 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从以生产为主导的社会转向了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由此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20 世纪初诞生于美国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造就了资本主义规模化大生产,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工薪阶层中得到扩散,消费主义盛行,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点等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创了史无前例的大众消费社会。

面对消费社会的来临,具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分析与揭露,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入手,突出揭露了消费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弗洛姆从“异化”入手,挖掘分析了发生在消费领域的异化现象,深入批判了在商品力量日益扩张的条件下,社会大众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牺牲者这一社会现实。透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和虚假性。他明确提出,消费仅仅是现代人逃避痛苦与不幸的避难所,在消费社会中,人失去了主动性、创造性、自由的人格,是不可能得到幸福的。可见,弗洛姆反对消费社会的立场是坚定的,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是深刻的,他极力主张全面消灭异化,建立健康、人道的消费行为,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发展,这些价值取向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

其次,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大和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西方社会的消费主义对中国也带来了显著的影响。尽管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在各方面与西方不同,但是,源于西方社会的消费文化正

日益渗透到中国城乡的日常生活领域,它所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危机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弗洛姆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对我们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第三,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西方人道主义的典型代表,弗洛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商榷的。弗洛姆从“异化”入手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的消费现象和行为进行批判,他对人性的解读和异化的理解是其批判消费社会异化的基石。他运用异化理论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其异化概念与马克思是不同的,仍然停留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阶段,无视马克思之后对异化认识的深化。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展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在 1843 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的异化观是劳动异化观。这一时期的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影响,坚持的是人本主义的异化观。然而,在 1845 年创立唯物史观以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提法开始慎重起来,同时,科学的异化观念开始用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与商品、货币与资本发生的物化颠倒关系。并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本主义的异化逻辑进行了彻底批判。然而,弗洛姆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在《健全的

社会》一书中,他仅仅将异化看作人成为自身陌生人的一种认识模式,可见,他仍然停留在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的水平之上。

不仅如此,他的异化概念不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中挖掘出来的,不是基于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分析得出的,而是一种主观体验说,将异化看作是一种心理体验。由于弗洛姆是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学家,在理论分析时,他过分强调异化的心理学基础,忽视了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这样极易滑向主观唯心主义,在分析社会问题时仅仅依赖道义和冲动,而失去客观的视角,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弗洛姆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更多的带上了人本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色彩。

总之,弗洛姆在分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状况时,侧重于社会表层的分析,没有挖掘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弗洛姆根本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从更深一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入手分析种种消费异化现象出现的原因,只是流于对社会现象的批评上。正因为如此,弗洛姆无法提出消除消费异化的切实途径,他只能为现代社会开出浪漫主义、不切实际、无关痛痒的药方。

【参考文献】

- [1] [2] [3] [4] [5] [6] [7] [美] 埃里希·弗洛姆. 健全的社会 [M]. 蒋重跃, 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108, 107, 114, 116, 116, 117, 175.
[8] [9] [10] [美] 埃里希·弗洛姆. 占有还是生存 [M]. 关山译. 三联书店, 1989. 30, 188.

(本文责任编辑 王云川)